



将军挑灯 决胜千里



左权将军使用过的煤油灯

孟红

左权将军身经百战。他的同志、战友、部下们这样回忆评价说：“他是一位有儒将风度的猛将。”“他的一生在阵地上，阵地上不能没有他，他也不能没有阵地。”“他的任职经历一直在人民军队中，从未离开过战争，在炮火与硝烟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的确是这样。左权将军全身心参与部署指挥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即是典型明证。2011年4月底，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百团大战时使用过的一盏煤油灯，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这盏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煤油灯，是左

权将军参与指挥百团大战的历史见证物。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进攻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起到12月5日止，历时3个多月，八路军参战105个团，约40万兵力，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缴获大量枪械车辆，破坏敌人铁路和公路2000公里。

这次战役严重破坏了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侵华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给了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百团大战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据参加这场战役指挥、时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介绍，百团大战指挥部设在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的一座破庙里。左权副参谋长每天晚上都要端着一盏煤油灯，在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前，仔细地分析从各个战场报来的战况，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下达作战命令，并亲自命名为“百团大战”。

为了宣传百团大战的胜利和总结百团大战的经验，左权还在星斗满天、夜深人静的晚上，借助这个小小的煤油灯发出的微弱亮光，废寝忘食、聚精会神地先后撰写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和《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从正太破击战到关家垸歼灭战》等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章。

这一重要革命文物，是河北省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史料室的一名研究员前往位于山西省武乡县东部山区蟠龙镇境内的八路军总部太行旧址所在地砖壁村，搜集左权将军资料、考察八路军总部司令部时发现的。经河北省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鉴定，这盏历经战争岁月的煤油灯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骑着骆驼享美食

刘琳

自西汉丝绸之路畅通后，中外商队频繁往来于此，骆驼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在我国北朝至唐代壁画、塑像中频频出现骆驼的形象，尤其是北朝时期，随着丝路商贸的日渐繁盛，在山西平城（今大同）、晋阳（今太原）一带的贵族墓葬中，千姿百态的陶骆驼俑成为墓葬中一道靓丽风景。

这只骆驼陶俑出土于太原沙沟解律村墓，骆驼体



胡人吃饼骑驼俑(山西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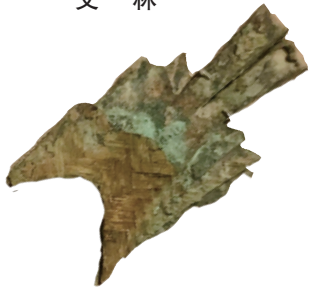
荷花别名青莲，代表着圣洁、高尚，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喜爱并赞美的对象。进入7月，我市北大寺、玉门河、汾河景区、迎泽公园等地，一丛丛荷花在水面盛开，市民纷纷前往观赏。古代文物中，也有许多是以荷花形态出现的，山西博物院、太原市博物馆等地，便展示有不少荷系文物。进入博物馆内，不经意间，你就



北齐青釉莲瓣灯(山西博物院藏)

空首尖足布币

文林



布币是中国古代货币，东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始铸，形状来源于当时的生产工具，又称“铲布”。农具成为货币符号，可见货币的产生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原市博物馆便藏有一件东周时期的空首尖足布币。

这件空首尖足布出土于太原市晋源区冶峪村，币身较薄，系泥范铸造，币身上留有流铜与毛刺棱角，布面有脊线。据统计，在山西发现不同时期铸造的布币即达39种。一枚小小的布币，不仅是解锁晋阳文化的钥匙，也是太原发展千百年沧桑巨变的见证。

博物馆里觅青莲

邢晓梅

会与它们相遇。

这些荷系文物，以北齐的居多。在佛教艺术中，莲花代表圣洁的力量，通常作为净土的代表，象征贞洁与高尚品性。北齐莲花纹样吸收了印度佛教莲花纹样的特点，花瓣多呈双弧线，瓣形窄而长，且瓣数较多。

太原王家峰村徐显秀墓出土的北齐青釉莲瓣灯构思巧妙，浑然天成，完美呈现出莲花于碧波中盈盈独立的柔美模样；黄绿釉龙柄凤首壶，腹部凸贴阔大的莲瓣图案。

莲花纹是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釉陶器中常用的装饰题材：青绿釉贴塑莲瓣纹长柄灯，下部饰有窄长形的莲瓣，具有极强的立体效果；青绿釉划花莲瓣纹盖罐，罐体上部刻有大小相间的莲瓣，气质静美。

太原王郭村虞弘墓出土的覆莲柱础，莲瓣状的建筑底座，每瓣莲尖都向上微卷，色泽粉嫩，十分精美；汉白玉束腰灯座，上下各雕有仰覆莲瓣，淡施红彩。

寿阳匡狄迴洛墓出土的北齐黄釉莲



北齐鎏金铜莲花烛台(山西博物院藏)

花尊，器型硕大，造型粗犷，风格庄重，釉色青中泛黄，使用堆塑、贴花、划花三种装饰技法，纹饰繁缛精美；鎏金铜莲花烛台，三枝金莲一枝居中，两枝花茎对称向两边弯曲，花芯可插香烛，三枝莲共同汇聚于下面的莲花座上，金光灿灿，既具实用性，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朔州出土的北齐画像砖上，盛开着一朵大大的莲花，莲瓣施彩，凹凸感十足。

河津固镇宋金瓷窑遗址出土的金代童子戏莲纹三彩枕，孩童在洁净的莲花间快乐玩耍，绘画生动，笔触流利，釉色鲜艳，风格活泼，寓意美好。

由台湾中台禅寺捐赠、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的唐代邓峪石塔，塔身上雕刻的佛像端坐于圆形莲台之上，体现了盛唐造像的鲜明特点。

太原杏花岭区五一机车辆厂出土的明青花莲座如意碗，碗壁内外满绘缠枝莲，寓意着连连如意、万事如意。

炎炎夏日，大家不妨到博物馆欣赏一下这些别致的青莲，那藏在时光里的荷韵，会带给你丝丝清凉。



金代童子戏莲纹三彩枕(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北齐黄釉莲花尊(山西博物院藏)



北齐覆莲柱础(太原市博物馆藏)



唐代邓峪石塔局部(山西博物院藏)

进入夏季，随着“夜经济”的复苏，太原街头的烧烤店散发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其实，直接在火上炙烤食物的方式，由来已久——

汉代早有“烧烤”风

尚青青

在我国，烧烤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吃烧烤的是周口店北京猿人，不过在当时，烧烤不叫烧烤，而叫“炙”，就是将生肉放到火上烧烤烤透，虽然未加调料，可味道比生肉更可口。

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鹿肝生肚下酒”，上行下效，烧烤之风风靡全国；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

汉画像石《庖厨图》中，偌大的厨房里，有人宰羊切肉，有人串串，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

山东临沂五里堡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有两方“宴饮”画像石，两图上均有当时的烧烤场景。其中的《双人烧烤图》，一人在圆形的鼎或炉旁坐着烤肉串，一人起身持扇煽风，十分生动。

成都新都出土的宴饮画像，三人围坐烧烤，中间为方形炉盘，左一人手持箸状。

徐州画像石《庖厨图》，上方有鱼、兔悬挂，地面有鸡、狗往来，右侧刻画两名炊者，手持多枚肉串正在专心烧烤。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着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肉、牛肋、牛乘、犬肉、犬肝、豕、鸡、鹿、狗肋骨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此时烧烤用的炊具就更加成熟了，与现代的烤炉基本无差别，烤炉有方也有圆。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烤器，由上盘下炉组成，炉作浅盘形，



山东临沂五里堡东汉墓“双人烧烤”画像石（局部）

敞口平底，下有三足，出土时炉内尚有十几块未烧过的木炭。

陕西省西安市延兴门村出土的长方形双层铜炉，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形炉身，其底部有数条条形镂孔，形同算子；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炉身亦有四条蹄足安放于承盘之上。乍一看，这不就是现在用于烧烤用的烤炉。此炉名为“上林方炉”，专家考证，证明是西汉皇家御用之物，专门用来做烧烤，而且工艺精良，设计合理，比现代用的烤炉更为讲究。

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架汉代绿釉陶烤炉，四个底足为熊形，烤炉底有漏灰孔，上面的沿口两枚签上分别串了四只蝉。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烧烤炉盘、铁叉等实物，其中一件方形烤盘器型精美，四足铸有四头小猪，侧边正中各饰以铺首，挂扣可插物。炉边绘制纹饰，侧边亦有挂扣，底部有四个带轮的足，可推动。

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再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普及程度从魏晋烧烤砖画《三股叉》中可见一斑，一人手持类似叉的器具，上面串满肉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专门列有《炙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得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食谱。

隋代，人们注意到用煤炭、柴火、竹火、草炭、麻根火烤出来的肉的味道是不同的，所以在食材不同时也会选用不同的燃料。大唐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当时已有无心炙、逍遥炙、灵消炙、天爵炙、蛤蜊炙、蝓蛄炙、驼峰炙、牛炙、鸭炙、浑炙犂牛、小蚌肉炙、龙须炙、金铃炙、光明虾炙、升平炙等炙烤方式……



西汉上方林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汉代绿釉陶烤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西汉烧烤炉(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汉画像石《庖厨图》